



原创文学门户
起点中文网
www.qidian.com



献给所有生活在
风口浪尖的同龄人

作为一棵小草 我压力很大

天空一直都是同一个模样，
之所以他当初感觉压抑，
是因为他只是一条搁浅的鱼，
而如今他已经挥翅成为会飞的鸟，
天空自然变得豁然开朗。

因为不够幸运
所以格外坚强

卡卡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作为一棵小草我压力很大

卡卡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作为一棵小草我压力很大 / 卡卡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00 - 07399 - 7

I. ①作… II. ①卡…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9391 号

作为一棵小草我压力很大

ZUOWEI YI KE XIAOCAO WO YALI HEN DA

卡卡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

880 × 1230 32 开本 13 印张 200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 000

ISBN 978 - 7 - 200 - 07399 - 7 / I · 1114

定价: 2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目 录

一	(1)
二	(7)
三	(13)
四	(20)
五	(26)
六	(34)
七	(41)
八	(46)
九	(54)
十	(61)
十一	(67)
十二	(74)
十三	(81)
十四	(88)
十五	(93)
十六	(99)
十七	(106)
十八	(109)
十九	(113)
二十	(117)
二十一	(122)
二十二	(126)

二十三	(130)
二十四	(134)
二十五	(139)
二十六	(143)
二十七	(147)
二十八	(151)
二十九	(155)
三十	(159)
三十一	(163)
三十二	(166)
三十三	(172)
三十四	(177)
三十五	(181)
三十六	(186)
三十七	(190)
三十八	(196)
三十九	(200)
四十	(204)
四十一	(208)
四十二	(212)
四十三	(215)
四十四	(218)
四十五	(222)
四十六	(226)
四十七	(229)
四十八	(233)
四十九	(237)
五十	(241)
五十一	(245)
五十二	(249)

2 作为一棵小草我压力很大

五十三	(253)
五十四	(257)
五十五	(261)
五十六	(264)
五十七	(268)
五十八	(272)
五十九	(275)
六十	(279)
六十一	(283)
六十二	(287)
六十三	(291)
六十四	(296)
六十五	(300)
六十六	(304)
六十七	(308)
六十八	(311)
六十九	(315)
七十	(318)
七十一	(324)
七十二	(328)
七十三	(331)
七十四	(335)
七十五	(341)
七十六	(346)
七十七	(350)
七十八	(356)
七十九	(360)
八十	(365)
八十一	(369)
八十二	(375)

八十三	(384)
八十四	(389)
八十五	(400)

这个世界上能遭遇两件东西是值得称道的，其一是两次遭遇哈雷彗星，哈雷彗星上次造访地球时荣小白刚好横空出世，只要他努力活到七十六岁，就还有机会再见它一面，届时他的墓志铭可以这样写：当他来到这个世界时，哈雷彗星照亮夜空；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哈雷彗星又从太阳系深处泪奔而来。

而另一件事情就是，大学毕业时刚好撞上全球金融危机。与小白同届同龄的人不计其数，都荣幸地经历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小白原本义愤填膺，转念一想又觉得挺正常。毕竟这是有幸两次邂逅扫把星的一代，遭遇一次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小白原计划在一家日企安身落户，从此幸福地接受资本主义剥削。然而那家日企也遭遇金融危机六亲不认的冲击，自身都朝不保夕，恨不得把全公司裁得只剩总裁。小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下子崩溃了，身边一些好事者更让他求生无门，求死不得。他们说，荣小白，一家日本企业听说你要去，被你逼得要破产，这是真的假的。

荣小白无言以对，他们便认为这是默认，拍着他的肩膀说，民族英雄啊！小白顿时以泪洗面。这次失败揭示一个道理——所有事物都存在变数，没有屹立不倒的帝国双塔，也不存在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

正式毕业的那天，小白和其他人一样拎着包离开曾经栖身四年的大学校园，外面骄阳高照，他的心底却是大雪飞扬的严冬。他们进来时被捧为天之骄子，国之栋梁，现在却落魄潦倒，如同在风月场所花光银子后被剥光衣服扔在大街上的寻欢客。学校门口的大街

与四年前几乎没有变化，开店的骗他们的钱，开车的骗他们的女人。

近半年以来，小白辗转于各种求职道路，均以失败告终。几个月下来，他的储蓄所剩无几，只能以掷硬币听响儿为乐。作为一个胸无大志的时代青年，他只希望找一个平平淡淡的工作，白天帮别人数大钱，晚上帮自己数小钱。诸葛亮出道前也和他一样淡定地当着宅男，所谓大器晚成，急是急不来的。他渴望哪一天某个慧眼识珠的仁兄向他招手，三顾茅“房”，重演那幕千古绝唱。

小白的同窗都各奔东西，去处无非是那几种：继续深造型，面试得职型，自主创业型，世袭家业型，荫庇纳凉型，混吃等死型。小白深造无实力，面试不够帅，创业无资本，祖上无世袭，荫庇没地方，只能屈尊归入最后一种。他本以为自己把所有可能都总结到位了，但他与一个老朋友久别重逢时，才知道还有一种极其实惠的前途。

那天他终于得到一个面试的机会，工作的性质是，传说中的业务员。当时他正驾驶着一辆无污染有噪声的自行车赶去面试，途经著名的红灯区一条街时，发现一个女孩正站在路边补妆。由于周遭皆是不良消费场所，小白判断这就是传说中的雏妓，他不禁感叹世事无常，生活多艰，连这样质量上乘的女孩都投入市场经济汹涌的大潮中。不过这很正常，他这样的杰出人才都沦为无业青年了，市场经济的大神真是瞎了眼。小白这样自我安慰着，也就看开了。

但很快他便惊闻有人高呼他的名字，那声音清脆婉转，妩媚娇羞。他回头观望，居然正是那位小雏妓。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他打算义正词严地怒斥这种龌龊交易，但考虑到对方已经喊出他的名字，便思及大概是某位堕入烟尘的故交。他默念着八荣八耻，小心翼翼地凑了过去。

近距离观察了两三秒，他认出对方是他的高中同学北北。印象中的她武艺高强，辣手摧花，小白在她的淫威下苟活了三年。他从未得罪过她，更没有世仇，但那三年她无时无刻不与他作对。四年没有见面，她主动打招呼，算得上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所谓女大十八变，这话用在北北身上并不夸张，更何况大学是

女生们从朴素走向时尚的殿堂。现在的北北与四年前有着天壤之别，藏青短大衣，漂亮的小棉裙，还有一双被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声讨的靴子，中间露出一段白皙修长的小腿。这年头特殊服务行业的女性都喜欢玩清纯，小白更加不能肯定刚才的判断了。

“女英雄，你在这里有何贵干？”

“我来相亲的。”

“你想结婚了？”

“不是，现在经济不太景气嘛，我妈叫我物色结婚对象，说学得好不如做得好，做得好不如嫁得好。”

他虎躯一震，大为惊悚，没有想到女孩子还有这样一条终南捷径！一种时代紧迫感涌入他的心头——在严峻的形势下，漂亮女孩这一公共资源也将被成功人士揽入怀中，即使某一天他获得成功，也只能蹲在幼儿园门口等待下一批漂亮女孩，这将造成一轮轮的恶性循环。他忽然不再憎恨学校门口那些开车从他们手里骗走女大学生的老男人，他们奋斗了很多年，也许就是为了这一天。

不过他并不会在乎北北这一资源的流失，相反他对那位即将占据这一资源的男性同胞表示同情和感激。那位男同胞上辈子得作多少孽才会摊上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啊！

“你在哪里工作？”北北忽然问道。

小白愣了愣，一时没有答得上来。

“在待业？”

他尴尬地点了点头，在心底虔诚地诅咒面前的这位克星。男人有两种时刻是最尴尬的，第一种是将自己老婆与别的男人捉奸在床，第二种是一事无成时被别人问及事业。他支支吾吾了一会儿，问：“你有自行车吗？”

北北点头说：“有啊，怎么了？”

“没什么，我转移话题而已。”

“我有自行车，不过很久没有骑过自行车了，我爸给我买了一辆车，喏，就是对面停车位的那辆红色的。”北北自顾自地往下说道。

小白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看见对面停着一辆小甲壳

虫，而她的手指上正挂着一把亮晶晶的汽车钥匙。他心头猛地冰凉，眼前悠悠地发黑，一团抑郁之火从脚板底呼啦啦地向天灵盖蔓延燃烧，整个人差点从自行车上栽倒。

告别北北以后他推着自行车在路上走着，那团熊熊燃烧的抑郁之火渐渐匍匐下来，化为一堆浓得化不开的漆黑油浆，将自己的自尊包裹得严严实实。有一种人，每次邂逅都是一次噩梦，对于小白而言，北北确实算得上是他的灭顶之灾，连转移话题都能从一个刀刃转移到另一个枪口上。

小白跋山涉水来到面试地点，和一群竞争者一起等待传唤。这和电视里准老爸在妇产科外转悠的情景是相当接近的：一些人镇定自若地端坐着，如来佛一般；一些人拿着简历表来回走着，嘴里念念有词；另一些人则扒着面试室的门，从门缝或玻璃窗里向里观望。每当房门打开，面试者或是满面春风，或是垂头丧气地走出来时，人们便蜂拥而上，迫不及待地打探里面的消息，那种急切的场景正如准老爸抓着医生问：“怎么样了？”被探问者摆出一副过来人的姿态作答，正如医生摘下白色口罩，用权威并且慈祥的声音说：“恭喜您，先生，您的夫人顺利产下一个男婴。”

现在这扇门外面转悠着一群准老爸，你说壮观不？

小白一共参加过七次求职面试，大多数结果是回家等消息，没有消息就是坏消息。只有一次对方当面明确给出淘汰结论的，理由充分并扯淡。面试官问他有没有谈恋爱，小白信誓旦旦地宣扬先事业后家庭论。面试官摇头说，你的各类条件都可以，但我们希望招收一个婚姻家庭已经稳定下来的年轻人，所以，您另寻高就吧。这是一个奇妙的时代——学历低是罪，能力差是罪，长得丑是罪，连打光棍也是罪。

小白走进面试室时着实被里面的气氛搞蒙了，几位面试官如同不守纪律的小学生一样骚动着，有的在发短信，有的在嬉笑聊天，有的在闭目养神，唯一在做正经事情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阿姨——她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的样子。

“面试会已经结束了？”小白疑惑地问道。

他们停下手上的动作，也同样疑惑地盯着他，闭目养神的中年男子打了个哈欠，指了指对面的椅子，说：“坐吧，面试还没结束。”

小白把自己的简历表呈递上去，照例把那堆陈词滥调声情并茂地朗诵了一遍，等待各位前辈们提问。小白十分不安，如果他们桌上再加一盏大台灯，背后的墙上贴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整个布景就极其经典了。

“你今年二十二了？怎么看上去不太像呢？”刚才一边发短信一边傻笑的大叔冷不丁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小白木讷地点了点头，说：“确实是二十二。”

“有什么有效证件来证明？可千万别瞒报年龄。”

小白在心里暗暗地抽了短信大叔九九八十一个大耳光，沉着地掏出身份证，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不料短信大叔瞟了一眼，轻蔑地笑出声来，说：“怎么还用身份证做有效证件，现在的年轻人不是都带着驾照的吗？”

“我没有驾照呢，身份证也是有效证件嘛。”

众人都哼笑起来，刚才急着收拾东西离开的阿姨怪声怪气地说：“做我们这里的业务员要开车喝酒全能的，你连驾照都没有，怎么和客户谈业务啊？”

大家又笑了起来，空气里弥漫着快乐的空气，小白在这样的气氛里站起身来，沮丧地走了出去。他能想象得出房间内的那些家伙的愉快欢笑——这个世界就是如此，欢乐与痛苦是共生共息的，一部分人以另一部分人的痛苦为乐，正面是悲剧，而背面是一出喜剧。他非常想爆发一下内心的怒火，却又无从下手，蔫蔫地离开房间。他曾经以为自己可以保持锋芒毕露的个性，如今才发现，他不但没有可以毕露的锋芒，而且在那些高高在上的主宰者戏谑玩弄下，仅存的一些棱角都显得畏畏缩缩。

小白在回去的路上经过市中心，在一家茶座外面又发现了北北的那辆红色座驾，他放慢速度，向茶座里张望。北北和一个男人坐在落地窗前的桌边，她捧着一杯果饮，脸上带着恬静的笑容，娇滴滴地做淑女状。小白扭过头继续前进着，高楼间卷来的风吹在他脸

上，差点将他的眼泪逼出来。几年前的现在，北北还是一个专横跋扈的小女生，而小白自己也是一个满是棱角的邈邈少年，他每天都被她揍得满校园乱窜并乐此不疲。仅仅几次季节更替，她为了钓得金龟婿而与陌生男人频繁相亲，他已经沦为狼狈奔命的卑微角色。

他又想起面试时所遇到的羞辱，对汽车和驾照充满怨恨，一辆汽车从他身边呼啦一声地窜过去，碾过一洼小水坑，污水弄湿他的鞋子和裤脚。小白望着绝尘而去的汽车，咬牙切齿地恨，不想当司机的裁缝不是好厨子，这理应成为一句箴言。

二

小白不是一个容易沉浸于某种情绪的傻小子，只要经过一个夜晚的过滤，所有的悲观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至于会不会卷土重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他酣畅淋漓地做了一夜的梦，梦见自己沿着夜色朦胧的高速公路一直狂奔，动作缓慢飘逸，他享受着温和的晚风，心旷神怡，而他的身后，是连绵不断的车龙，每辆车上的都在高声喊“你找死啊”，“快让开呀”。他听着此起彼伏的叫骂声，心里越发急躁，一脚踩空就从这个梦境中一跃而出。近些日子以来，他一直做着类似这样的梦，没有复杂情节，没有过多台词，甚至没有强烈光线和五彩颜色。这样的梦如同一次虚拟的旅行，而一次旅行正是遗忘坏情绪的最好办法。

说起旅行，小白一直觉得很遗憾，他曾经答应在毕业之前陪小女友努努去香港迪斯尼玩，去看传说中的“唐老鼠”和“米老鸭”，承诺已经过期了，却没有兑现。原因很简单，盘缠不足。开源与节流之间，他只能在后者上做做文章，抠呀抠，在吃喝穿玩上尽情地抠，抠得连泡面都不敢买名牌的。

“努努想去迪斯尼乐园，你什么时候陪我去吗？”她在电话里撒着娇。

“是迪斯尼，不是迪尼斯呀！”

“原来你还知道迪斯尼呀！你都拖了一年了。”

“等我有工作了，赚了钱就和你一起去，好吗？”

“我又不需要你花钱，所有的开销都是我爸爸报销的呀。”

“不行，我可不想用别人的钱。”

“你说话不算数，你答应陪我去又不去。”

小白无言以对，他一向以有所亏欠为耻，无法为这样的长期失约辩解。这种亏欠感像一粒野蛮的草子，从开始生长时就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他一接触与旅行有关的字眼就不禁虎躯狂震。

今天的任务是与好朋友戴佳一起去逛街，她是小白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同学，高中毕业后各奔东西，如今又狼狈为奸地凑在一起。之所以称她为好朋友，不止是因为相识的时间够长，还因为她能够准确地掌握他的性情。每次小白因前途迷茫而沮丧时，她不但不予以劝慰，反而径自号啕大哭，其悲惨程度使得小白无暇自顾，手忙脚乱地抚慰戴佳。

“别哭了，车到山前自然直，别担心了。”小白一脸慈祥，脑后闪耀着圣洁的光环。

“真的吗？”

“当然！”

“那你担心吗？”

“我只是偶尔忧郁一下，这样显得比较有气质。”

“我才刚哭，你叫停我就停，叫我怎么下台？”

“那怎么办？”

“去给我买一个冰激凌吧。”戴佳哭得梨花带雨，扑闪的长睫毛上还挂着晶莹的小泪珠，谁见了她这副模样都会忍不住心软。

小白片刻也不犹豫，盯准一家冰激凌店直奔过去。戴佳则若无其事地翻开手袋，拿出小镜子和粉扑，无比自恋地补着妆容。当荣小白抓着冰激凌跑回来，面对戴佳那晴空万里的小脸，他不禁陷入无尽的思维混乱之中。

“你怎么不哭了？”

“你希望我哭？”

“不是。”荣小白早已习惯于她的巧取豪夺，也就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幼儿园时，她一见到他有苹果橘子之类的玩意儿就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骗到手之后就绝尘而去；小学时，她没有按规定戴红领巾去上学，在校门口截住小白，骗走他的红领巾，害得小

白把名字留在校门口值日生的记名册上；中学时，她谎称为他去打通与暗恋着的小女生的联络，然而直到毕业那个小女生都不知道小白的存在，小白却傻乎乎地对戴佳贿赂了一年。

他们沿着各条街道走下去，只要看见门口放着招聘信息的店铺就进去试一试运气。戴佳的眼光比较高，这种行为用成语形容就是好高骛远，她只有在看见有招聘经理或主管之类的信息时才有兴趣。小白则截然不同，只要是工作，包括饭店服务员，杂工之类的，他都想试一试运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让小白觉得他们是被从没落家族里赶出来的主仆二人，主人好逸恶劳，老仆含辛茹苦，命运已然天定。

“看到你也要和我一起到处找工作，我心里平衡多了。”戴佳诚恳地说。小白懒得答理她的挑衅，一天相处下来，这样的挑衅防不胜防，如果他轻易中招，必定折寿不少。

戴佳沿着房子的墙根走着，她的手拂过街边橱窗玻璃，目光落在那些标价不菲的高档服装上。戴佳从小就是一个擅长装扮自己的女孩子，那些廉价的小发卡，普通的小挂坠，朴素的围巾都可以成为使她更光彩照人的元素。她曾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千金，父母经营着一家中等规模的红木家具企业，却在一年前忽然陷入经营危机。

“你家那个厂，现在怎样了？”小白小心翼翼地问道。

“已经折价转让给别人了。”戴佳不太乐意提及这件事情。

“为什么非要转让呢？”

“房地产业不景气，家具业自然很难做下去了。”

“难道不能先暂时关闭，避开这个风口浪尖吗？”

“前年新建厂房和购进设备时我爸申请很多贷款，还贷期早就过了，也没办法申请延期，只能先把厂子转让掉了。”

“难道不能用积压的红木家具来做抵押吗？”小白仍然不依不饶。

戴佳转过身，双手叉腰，做出气鼓鼓的样子，她咬牙切齿道：“那家银行里从小科长到大行长，哪家没有我家工厂做出来的红木家具，那些浑蛋拉业务时都是一副孙子模样，催还贷时又都是他妈的大爷！”

小白见她真的发飙了，立即闭上嘴巴，不敢多言，否则她又会借机温柔地敲他的竹杠。他走着走着，忽然感觉不到戴佳的存在，他转身张望，见她正停在一面橱窗前，扬着脸看着贴在玻璃上的一张红纸。

什么东西，不会是光荣榜吧？小白走过去问道。他印象中对这样的场景相当忌惮，高中时每次月考之后学校公布栏都会贴出这样的大红榜——戴佳一般没有必要上去围观，因为她的名字一直在上面；小白一般也没有必要上去围观，因为他的名字肯定不在上面。

招聘启事

EVEN 休闲中心由于业务扩展需要，现向社会招聘女性公关一名，18 至 28 岁。要求面容姣好，身材高挑，谈吐优雅，有音乐和舞蹈基础，大专学历以上，并有能力处理各种突发事件。月收入五千元以上，在校女大学生兼职可另加补贴。有意者请于三楼经理办公室详谈。

“你想干吗？”小白问。

“月薪五千呢，工作性质貌似挺有面子的，你觉得怎样？”戴佳两眼放光，仿佛在大街上发现一块巨型金砖。

小白却忍不住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你知道这个女公关是干什么的吗？”

“公关不就是公关嘛，我们学校也有公关专业呀。”

“你知道为什么在校女大学生兼职比全天在职更高薪水吗？”

戴佳摇了摇头，一脸茫然。

“这个公关就是传说中的 K 厅公主呀，浓妆艳抹袒胸露乳的陪酒唱歌，取个艺名叫可人，小红，一枝花什么的，然后那些什么叔叔大伯们往你内衣里塞小费，也许还会有更 HIGH 的节目，这个工作你喜欢吗？”

戴佳瞪大眼睛盯着小白，愣了好几秒钟，忽然被地面烫着似的